

## 論蘇東坡對小說戲曲的影響

王利器

四川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

## 引子

世之治蘇詩者，咸言蘇詩多創格，因已；惟其創格對於小說戲曲之影響，則迄未有言之者。夫小說戲曲者，世之所謂俗文學也。積古以來，大都以為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而忽之，馴致其影響之深遠，亦未有覺察者，斯則治蘇詩者之有所蔽也。

宋樓鑰《東坡畫贊》曰：「固已知前無古人，後有作，殆恐無有過之者也。」<sup>1</sup>陳傅良曰：「公之文，宜作一經，以傳無窮。」<sup>2</sup>《宋史》本傳《論》曰：「其體渾潤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sup>3</sup>當其在世之日，固已「名滿天下」，<sup>4</sup>「聲動蠻貊」，<sup>5</sup>「九州四海，知有東坡」，<sup>6</sup>即契丹境內范陽書肆，亦有刻《大蘇小集》者。<sup>7</sup>及其歿也，李廌方叔《祭東坡文》寫道：「道大不容，才高為累。皇天后土，鑑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正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sup>8</sup>其影響不可謂不大矣。王灼嘗言，東坡「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sup>9</sup>東坡文學之創新是多方面的，特其受俗文學之影響，而俗文學又從而受他的影響，二者交相為用，而天下耳目為之一新。《唐子西語錄》謂：「東坡《赤壁》二賦，一洗萬古。」<sup>10</sup>元好問亦謂：「自東坡一出，情性之

1 樓鑰《攻媿集》，卷八十一。

2 陳傅良《止齋文集》，卷四十二。

3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

4 王明清《揮塵錄》，卷七。

5 蘇轍《樂城集》卷十六《奉使契丹二十八首·神水館寄子瞻兄》四絕之三：「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卧江湖。」

6 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卷十四《東坡先生真贊》三首之一。

7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七：「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大蘇小集》。子瞻才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

8 朱弁《曲洧舊聞》，卷五；張端義《貴耳集》，卷上。

9 王灼《碧雞漫志》，卷二。

10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一。

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亦豈可以宮體概之。」<sup>11</sup>元遺山之言是矣，然東坡之一洗萬古，又豈可以宮體概之耶？余嘗謂東坡文字之創格，其馳騁於雅俗之間，既能入能出，又能出能入，尤為引人注目。雅者，涵雅故，古之人多能之，東坡自不能例外；俗者，化凡俗，此則東坡優為之，古之人能如是者或寡矣。東坡《又題柳子厚詩》寫道：「詩須要有為而作。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sup>12</sup>東坡之子蘇過曰：「東坡嘗語後輩：作詩當以老杜《北征》為法，老杜詩云：『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見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與《竹枝詞》相似，蓋即俗為雅。」<sup>13</sup>何謂即俗為雅？這裏有一則小話，很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李開先《一笑散》寫道：

有學詩文於李崆峒者，自旁郡而之汴省。崆峒教以「若似得傳唱《鎖南枝》，則詩文無以加矣。」請問其詳，崆峒告以：「不能悉記也，只在街市上閒行，必有唱之者。」越數日，果聞之，喜躍如獲至寶，即至崆峒處謝曰：「誠如尊教。」何大復繼至汴省，亦酷愛之，曰：「時調中狀元也。如十五國風，出諸里巷婦女之口者。情詞婉曲，有非後世詩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每唱一遍，則進一杯酒，終席唱數十遍，酒數亦如之，更不及他詞而散。崔後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巖、陳後岡謂：「《水滸傳》委曲詳盡，血脈貫通，《史記》而下，便是此書。且古來更無有一事而二十冊者，倘以奸盜詐偽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學之妙者矣。」若以李、何所取詩詞為鄙俚淫褻，不知作詞之法，詩文之妙者也。詞錄於後，以俟識者鑑裁。〔鎖南枝〕：「傻酸角，我的哥，和塊黃泥兒捏咱兩個。捏一個你，捏一個我。捏的來一似活托，捏的來同牀上歇臥。將泥人兒摔碎，着水兒重和過。再捏一個你，再捏一個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他書相傳，以為趙文敏及管夫人作。<sup>14</sup>

東坡之即俗為雅，有似於此。東坡融化俗雅而為一體，使俗中有雅，雅中有俗，自我創新，自我作古。<sup>15</sup>晁以道稱其詞作「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sup>16</sup>此其所以能寫出一洗萬古之新篇章也。今試就其影響所及，觀縷述之。

11 元好問《元遺山文集》卷三十六《新樂府引》。

12 《東坡題跋》，卷二。

13 吳可《藏海詩話》。

14 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陸貽典鈔本《一笑散》，與《詞話》略有異同。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八十五有《跋一笑散》。

15 《東坡題跋》卷二《辯杜子美杜鵑詩》云：「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為詩。」

16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

## 隱括

東坡《哨遍》序云：

淵明賦《歸去來》，有其詞而無其聲。余既治東坡，築雪堂於上，人俱笑其陋，獨鄱陽董毅夫過而悅之，有卜鄰之意。乃取《歸去來詞》，稍加樂括，使就聲律，以遺毅夫。使家僮歌之，時相從於東坡，釋耒而和之，扣牛角而爲之節，不亦樂乎！

詞曰：

爲米折腰，因酒棄家，口體交相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覺從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歸路，門前笑語喧童穉。嗟舊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閉柴扉，策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意。噫，歸去來兮，我今忘我兼忘世。親戚無浪語，琴書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嶇，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觀草欣榮，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內復幾時，不自覺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誰計。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志。但知臨水登山嘯詠，自引壺觴自醉，此生天命復何疑，且乘流遇坎還止。<sup>17</sup>

東坡又有《歸去來集字十首並序》云：「予喜陶淵明《歸去來詞》，因集字爲十詩。」<sup>18</sup>此亦隱括之作，後人遂稱隱括爲集者也。周必大《東坡書陶靖節詩》寫道：「東坡云：『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淵明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蓋嘗和其詩，尤喜此四篇，再三書之。』」<sup>19</sup>東坡之好淵明，蓋自貶官之日起也。東坡《自題金山畫像》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sup>20</sup>此自傷之詞也。蓋自是以還，寫陶集，追和陶詩，隱括陶文，不一而足。其於淵明，可謂甚好矣。當東坡在黃州之日，蘄水縣令李嬰作《滿江紅》詞，往黃州，上東坡，煞尾寫道：「《歸去來》，一曲爲君吟，爲君壽。」<sup>21</sup>李嬰之好東坡，猶東坡之好淵明也，於《歸去來》均三致意焉。東坡《和陶詩序》云：「子瞻謫昌化，近和陶詩《歸去來兮》，蓋以無何有之鄉爲家，雖在海外，未嘗不歸云爾。」<sup>22</sup>此即「且乘流遇坎還止」之意，於黃州、惠州、儋州，

17 《彊村叢書》本《東坡樂府》，卷二。

18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二十五。

19 周必大《益公題跋》，卷六。

20 《蘇詩補注》，卷四十八。

21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九《長短句》。

22 《東坡續集》，卷三。

一也。自東坡隱括《歸去來辭》以為《哨遍》，後有作者，又翻為曲子，如元張可久小山〔仙呂·點絳脣〕《歸去來兮翻歸去來辭》，<sup>23</sup>而《詞林摘艷》丙集亦載元李致遠〔中呂·粉蝶兒〕《歸去來兮》又稱《擬淵明》，<sup>24</sup>曰翻，曰擬，均謂隱括也。擬者，亦如優孟似叔敖，虎賁似中郎，自謂去淵明不遠耳。

東坡《水調歌頭·序》曰：

歐陽文忠公嘗問余：「琴詩何者最善？」答以退之《聽穎師琴》詩。公曰：「此詩固奇麗，然非聽琴，乃聽琵琶詩也。」余深然之。建安章質夫家善琵琶者乞為歌詞。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詞，稍加樂括，使就聲律以遺之云。<sup>25</sup>

東坡隱括前人之作，以為新詞，一再強調「稍加樂括，使就聲律」，而《遜齋閑覽》乃謂：「東坡詞雖工，而多不入腔。」<sup>26</sup>李清照《詞論》亦謂東坡詞「往往不合音律」。無乃未知詞多新調，<sup>27</sup>欲以此縛住東坡，而少之耶！東坡《定風波·重陽括杜牧之》詩曰：「與客攜壺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飛。塵世難逢開口笑，年少，菊花須插滿頭歸。酩酊但酬佳節了，雲嶠，登臨不用怨斜暉。古往今來誰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sup>28</sup>括即隱括。杜牧之詩，謂杜牧《九日齊山登高》：「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暉。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淚沾衣。」朱熹亦嘗《樂括杜牧之齊山詩作水調歌頭》：

江水浸雲影，鴻雁欲南飛。攜壺結客何處，空翠眇煙霏。塵世難逢一笑，況有紫萸黃菊，堪插滿頭歸。風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酬佳節，須酩酊，莫相違。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暉。無盡今來古往，多少春花秋月，那更有危機。與問牛山客，何必獨沾衣。<sup>30</sup>

不言而喻，這是受東坡影響而作的。東坡又有《集歸去來詩》十首，<sup>31</sup>此亦隱括也，後人遂有稱隱括為集者也。

東坡之好淵明至矣。蘇子由《和淵明詩引》曰：

23 《詞林摘艷》丁集；又見《盛世新聲》卯集，佚名。

24 又見《盛世新聲》辰集，不載作者之名及題目。

25 《東坡樂府》，卷二。

26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二。

27 如《水調歌頭》，清康熙五十四年陳廷敬等纂脩《詞譜》卷二十三所載即有八體。

28 《東坡樂府》，卷三。

29 「齊山」，一作「齊安」，未可據。

30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

31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二十五；宋準序刊本《施註蘇詩·續補遺》，卷下。

東坡先生……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首，至其得意，自謂不甚媿淵明。」<sup>32</sup>

夫豈止追和陶詩，始於東坡，即隱括陶集，亦始於東坡。東坡自言其學陶淵明之所得，曰：「與淵明詩，不謀而合。」<sup>33</sup>曰：「淵明可人。」<sup>34</sup>曰：「庶以彷彿其不可名者。」<sup>35</sup>曰：「自謂不甚媿淵明。」曰：「五百餘載，吾猶知其意也。」<sup>36</sup>曰：「我即淵明，淵明即我也。」<sup>37</sup>如此之等，豈「好讀書不求甚解」者之所能會其意耶？<sup>38</sup>夫文成千載之下，神交千載之上，拓開萬古胸襟，推倒一時豪傑，<sup>39</sup>如漢王「晨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sup>40</sup>使人為己用，古為今用，必須到此境界，始可與言隱括。此黃山谷《跋子瞻和陶詩》所以有「彭澤千古，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sup>41</sup>之說也。否則流為遊戲文章，如《啓顏錄》所載《千字文語乞社》，<sup>42</sup>《牡丹亭》道觀自白「論出身，《千字文》中有俺數句」，<sup>43</sup>施惺渠集《千字文》為詩，<sup>44</sup>以《千字文》作詞彙用，此不過小學雜字之流耳，於文心有何內在聯繫？甚無謂也。

至於接受這種形式而進行再創作的，首推黃庭堅山谷。山谷有《瑞鶴仙·樂括醉翁亭記》，<sup>45</sup>又有《浣溪沙》，自云：「以其詞<sup>46</sup>增減，以為《浣溪沙》，誦之有矜色。」<sup>47</sup>此隱括張

32 - 宋肇序刊本《施註蘇詩》，卷四十一；又見《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七《跋子瞻和陶詩》原注。

33 《東坡題跋》卷二《錄陶淵明詩》。

34 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九「呂申公帥繼揚」條載東坡《書歌者團扇》詩：「閑吟逸屋扶疏句，須信淵明是可人。」

35 宋肇序刊本《施註蘇詩》卷四十一《追和陶淵明詩六十二首·飲酒二十首》序：「……因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庶以彷彿其不可名者。」

36 《東坡題跋》卷一《書淵明述史章》。

37 同上注，卷二《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詩後》。

38 《陶淵明集》卷六《五柳先生傳》：「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39 清陳廷焯《雲韶集》《評語》：「東坡詞擺脫羈縛，獨往獨來，雖有一二與調不合處，而飛揚跋扈，自是推倒一時豪傑。」

40 《史記·高祖本紀》。

41 《豫章黃先生集》，卷七。

42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二。

43 卷二第十七齣。

44 《清稗類鈔》，卷七十。

45 《宋名家詞》，第一集。

46 張志和《漁父詞》：「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47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九引《夷白堂小集》。

志和詞也。《冷齋夜話》：「華亭船子和尚有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叢林盛傳，想見其為人。山谷倚曲音歌成長短句，曰：『一波纔動萬波隨，簑笠一釣絲。金鱗正在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釣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月明歸。』<sup>48</sup>此隱括船子和尚偈也。賀鑄《太平時·曉雲高》曰：「秋盡江南葉未凋，晚雲高。青山隱隱水迢迢，接亭皋。二十四橋明月夜，弭蘭橈。玉人何處教吹簫，可憐宵。」<sup>49</sup>此隱括杜牧《寄揚州韓綽判官》詩也。<sup>50</sup>《宋史·文苑五·賀鑄傳》曰：「尤長於度曲，掇拾前人所棄遺，少加藥括，皆為新奇。」<sup>51</sup>以「樂府獨步」之周邦彥，<sup>52</sup>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指出他的《清真詞》：「多用唐人詩語，藥括入律，渾然天成。」

辛棄疾《稼軒詞》卷二《聲聲慢·藥括淵明停雲詩》：

停雲藹藹，八表同昏，盡日時雨濛濛。搔首良朋，門前平陸成江。春醪湛湛，獨撫恨彌襟，閑飲東窗。空延佇，恨舟車南北，欲往何從。歎息東園佳樹列初榮，枝葉再競春風。日月于征，安得促席從容。翩翩何處飛鳥，息庭柯好語和同。當年事，問幾人親友似翁。

案淵明《停雲並序》曰：

停雲，思親友也。罇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藹藹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遠，搔首延佇。停雲藹藹，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閑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東園之樹，枝條載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閒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停雲》詩四言四首，稼軒則並《序》隱括之。今將陶詩、辛詞並存之，以見契合。

楊萬里《十山歌呈太守胡平一》曰：

螺岡市上，惡少為羣，剽竊行旅，民甚病之。太守寺正胡公命賊曹禽其魁，杖而屏

48 此用《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六《船子和尚》引《冷齋夜話》，見今本《冷齋夜話》卷七。

49 《東山寓聲樂府》一卷，見《四印齋所刻詞》。

50 杜牧《寄揚州韓綽判官》：「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51 《宋史》，卷四百四十三。

52 陳郁《藏一話腴》。

之遠方。道路清夷，遂無豺虎，塗歌野詠，輒摭其詞，隲括為山歌十首，庶采詩者下轉而上聞云。<sup>53</sup>

又《竹枝歌並序》曰：

晚發丹陽館下，五更至丹陽縣。舟人與牽夫終夕有聲，蓋吟謳歎謔，以相其勞者。其辭亦略可辯，有云：「張哥哥，李哥哥，大家着力一齊拖。」又云：「一休休，二休休，月子彎彎照幾州。」其聲凄婉，一唱衆和，因隲括之為竹枝云：「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愁煞人來關月事，得休休處且休休。」<sup>54</sup>

隱括《月子彎彎》而為詞的，還有瞿佑宗吉。《堅瓠庚集》卷二《山歌翻詞》寫道：「瞿宗吉聽妓《月子彎彎》之歌，遂翻為詞云：『簾捲水西樓，一曲新腔唱打油。宿雨眠雲年少夢，休謳，且盡生前酒一甌。明日又登舟，卻指今宵是舊遊。同是他鄉淪落客，休愁，月子彎彎照幾州。』」是隱括亦謂之翻也。墨憨齋主人馮夢龍述《童癡二弄·山歌》五《月子彎彎》云：「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家飄散在他州？」又云：「一秀才歲考三等，其僕作歌嘲之云：『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賣子紅段子，幾家打得血流流。只有我裏官人考得好，也無歡樂也無愁。』」<sup>55</sup>蓋從實際生活中得來，故僕豎亦能隱括《月子彎彎》而為新詞也。喬夢符《小令》《沉醉東風·題扇頭隲括古詩》：「萬樹枯林凍折，千山高鳥飛絕。兔徑迷人蹤滅，載梨雲小舟一葉。簑笠翁耐冷的別，獨釣寒江暮雪。」<sup>56</sup>此所言古詩，謂柳宗元《江雪》詩：「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陽春白雪》前集卷二庾吉甫〔雙調·蟾宮曲〕：「環滁秀列諸峯，山有名泉，瀉出其中。泉上危亭，神仙好事，締構成功。四景朝暮不同，宴酣之樂無窮，酒飲千鍾。能醉能文，太守歐公。」又：「滕王高閣江干，佩玉鳴鑾，歌舞瓓珊。畫棟朱簾，朝雲暮雨，南浦西山。物換星移幾番，閣中帝子應哭，獨倚危闌。檻外長江，東注無還。」前者隱括《醉翁亭記》，後者隱括《滕王閣詩》。《羣音類選》卷二十三〔北雙調·新水令〕《蘭亭會》：「永和九載暮春時，會稽陰蘭亭祓禊。崇山修竹繞，秀水茂林圍，盛集衣冠，遠近羣賢至。」〔駐馬聽〕：「急湍清漪，曲水縈迴泛酒卮，列依其次。只見氣清天朗碧參差，騁懷遊目樂無涯，一觴一詠情何極。惠風徐吹，仰觀俯察皆真趣。」〔沉醉東風〕：「想趣捨靜躁兩歧，歎彭殤壽夭難齊。或放浪形骸天地間，或晤言於一室內，君子當欣於所遇。死

53 《誠齋集》，卷四十二。

54 《誠齋詩集·朝天續集》，卷三十。

55 1935年8月傳經堂據明刊本擺印。

56 寒齋藏清乾隆四年騷餘館刊李開先編本。

生亦大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其亦將有感於斯。」<sup>57</sup>這是隱括《蘭亭集序》為雜劇的。其後則又有隱括東坡《赤壁賦》以為新詞的。《詞林摘艷》丙集〔粉蝶兒〕無名氏《翻赤壁賦》，又丁集〔仙呂·點絳脣〕孫季昌《集赤壁賦》。曰翻，曰集，亦謂隱括也。上來所述，都是隱括前人詩文為詞曲的。今更舉隱括戲曲而為詩篇的，以求具備應有之義。大抵隱括之道，盡於此矣。元淮《金困集·弔昭君》（馬智遠詞）：「昔年上馬衣貂裘，不慣胡沙萬里愁。閨淚無言窺漢將，偷生陪笑和笙篌。環珮影搖青塚月，琵琶聲斷黑河秋。當時若賂毛延壽，安得高名滿薊幽。」《昭君出塞圖》（中州詞）：「西風吹散舊時香，收起宮裝換北裝。絨帽貂裘同錦綺，翠眉蟬鬢怯風霜。草白雲黃金勒短，舊愁新恨玉鞭長。一天怨在琵琶上，試倩征鴻問漢皇。」<sup>58</sup>元淮自言「馬智遠詞」，即隱括馬致遠《漢宮秋》而為之也。《漢宮秋》第二折〔賀新郎〕：「俺又不曾徹青霄高蓋起摘星樓，不說他伊尹扶湯，則說那武王伐紂。有一朝身到黃泉後，若和他留侯留侯厮邁，你可也羞那不羞。你卧重衾，食列鼎，乘肥馬，衣輕裘。你須見舞春風嫩柳宮腰瘦，怎下的教他環珮影搖青塚月，琵琶斷黑河秋。」第三折〔雙調新水令〕：「錦貂裘生改盡漢宮妝，我則索看昭君畫圖模樣。舊恩金勒短，新恨玉鞭長。本是對金殿鴛鴦，分飛翼怎承望。」〔駐馬聽〕：「宰相每商量，大國使還朝多賜賞。多是俺夫妻怏怏，小兒家出外也搖裝。尚兀自渭城衰柳助淒涼，共那灞橋流水添惆悵，偏愁你不斷腸。想娘娘那一天愁都撮在琵琶上。」〔殿前歡〕：「則甚麼留下舞衣裳，被西風吹散舊時香。我委實怕宮車再過青苔巷，猛到椒房。那一會想菱花鏡裏妝，風流相，兜的又橫心上。看今朝昭君出塞，幾時似蘇武還鄉。」案王元朗《明妃詩》云：「環珮魂歸青塚月，琵琶聲斷黑河秋。漢家多少征邊將，泉下相逢也自羞。」甚為人所傳，見劉祁《歸潛志》卷四。《漢宮秋》「環珮」二語，即本王詩。而《中州集》則作「王元節」，如此參差，豈即元遺山《自題中州集後》所謂「亂來史筆亦燒殘」之故耶？「馬智遠」即「馬致遠」，「中州詞」當即《中州集》。元淮把《漢宮秋》隱括為詩，與上引隱括《蘭亭集序》、《歸去來辭》、《秋聲賦》及《赤壁賦》為套數，實有異曲同工之妙。《陽春白雪》前集二、《樂府羣珠》三引阿魯威〔雙調〕《蟾宮曲》：《東皇太乙》、《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九首，「以《楚辭·九歌》品成。」則隱括又稱為品矣。

## 頂 眞

東坡《夜泛西湖》五絕：

新月生魄迹未安，纔破五六漸盤桓。今夜吐艷如半璧，游人得向三更看。

57 明胡文煥刊《羣音類選》未注撰人。《盛明雜劇》二集卷四中《泰和記》之一種以撰人為許潮，又有署楊慎者。今用《羣音類選》。

58 《涵芬樓秘笈》本。



三更向闌月漸垂，欲落未落景特奇。明朝人事誰料得，看到蒼龍西沒時。  
 蒼龍已沒牛斗橫，東方芒角昇長庚。漁人收筒及未曉，船過惟有菰蒲聲。  
 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湖光非鬼亦非仙，風恬浪靜光滿川。須臾兩兩入寺去，就視不見空茫然。<sup>59</sup>

此五首絕句，王、施二注均無說。寒齋藏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3)宋肇序刊本《施註蘇詩》卷四書眉有朱筆舊批云：「五首篇法，連絡不窮，前人所未有，亦先生集中變格也。」今案：這組絕句，以下首第一句句端兩字，頂上首第四句句末兩字，如此首尾相銜，蟬聯而下，實為創格。入元以來，小說戲曲多有之，其影響可謂大矣。這種模式，即《南村輟耕錄》卷二十七《燕南芝庵先生唱論·歌之格調》：「頂、疊、垛、換」之「頂」，所謂「針針頂」<sup>60</sup>者也。又謂之頂真，周德清《中原音韻》無名氏〔小桃紅·定格〕：「斷腸人寄斷腸詞，詞寫心閑事，事到頭來不由自，自尋思，思量往日真誠志，志誠是有，有情誰似，似俺那人兒。」周氏評曰：「頂真妙。」或謂之續麻，《詞林摘艷》丁集〔仙呂·點絳脣〕趙彥暉《席上詠妓》：「你看那聰明伶俐諸般妙，更那堪續麻道字無差錯。」《太平樂府》卷八〔中呂·粉蝶兒〕無名氏《閱世》：「折末道謎續麻合笙，折末道字說書打令，諸般樂藝都承領。」《翫江亭》第二折所謂「連麻頭，續麻尾」，《神奴兒》第一折所謂「纏麻頭，續麻尾」俱是也。又謂之頂真續麻，或曰頂針續麻，《水滸全傳》第六十一回寫燕青「不則一身好花繡，更兼吹的、彈的、唱的、舞的，拆白道字，頂真續麻，無有不能，無有不會。」《青衫淚》第四折：「愛他那走筆題詩，出口成章，頂針續麻。」當時都以藝人會頂真續麻為出色當行。這種體裁，又叫做聯珠體。喬夢符《小令》〔越調·小桃紅〕《效聯珠體·落花》：「飛隔朱簾，簾靜重門掩，掩鏡羞看臉兒嚶，嚶眉尖，眉尖指屈將歸期念，念他拋閃，閃咱少欠，欠你病厭厭。」又叫做首尾聯環體，《新刻幽閑玩味奪趣羣芳國色天香》卷三《劉生窺蓮記》下：「又首尾聯環二絕：『客病懨懨有自知，相思最切月明時；燈花落燼人初睡，夢入香山帶月馳。夢入香山帶月馳，覺來偏是五更時；雞聲啼落關情淚，客病懨懨有自知。』」<sup>61</sup>這種體裁，除小令而外，即詞套亦用之。《詞林摘艷》己集〔南呂·四塊玉〕王子安《閨情》：「信物存，情詞在。想着他美貌端莊，錦繡文才。好教我病懨懨愁冗冗看看害，害的我頭懶抬。頭懶抬，眼倦開，錦繁花無心戴。」〔金索掛梧桐〕：「繁花滿(月) [目] 開，錦被空閑在。劣性冤家誤得我忒毒害，我前生少欠他今世裏相思債。廢寢忘餐，倚定門兒待，房櫳靜悄如何捱。」〔罵玉郎〕：「冷清清房櫳靜悄如何捱，獨自把圍屏倚，知他是甚情懷。想當初同行同坐同歡愛，到如今孤另另怎別劃，愁蹙蹙酒倦醞，羞慘慘花慵戴。」〔東甌

59 宋肇序刊本《施註蘇詩》，卷四。

60 《金錢池》第三折：「續麻道字針針頂，正題目當筵合笙。」

61 清益善堂梓行撫金吳敬所編輯《公餘勝覽國色天香》卷二下層。

令]：「花慵戴，酒倦釀。如今曾約前期不見來，都應他在那裏那裏貪歡愛。物在人何在，空勞魂夢到陽臺，只落得淚盈腮。」〔感皇恩〕：「呀！只落得兩淚盈腮，都應是合理合該。莫不是你緣薄，咱分淺，都應是一般運拙時乖。怎禁那攪閑人是非，施巧計栽排。撕擗碎合歡帶，硬分開鸞鳳釵，水淹浸楚陽臺。」〔針綫箱〕：「把一床弦索塵埋，兩眉峯不展開，香肌瘦損愁無奈。懶刺繡，傍妝臺，舊恨新愁教我如何捱。我則怕蝶使蜂媒不再來。臨鸞鏡也問道朱顏未改，他又早先改。」〔采茶歌〕：「改朱顏瘦了形骸，冷清清怎生捱，我則怕梁山伯不戀祝英台。他若是背義忘恩尋罪責，我將那盟山誓海說的明白。」〔解三醒〕：「頓忘了誓山盟海，頓忘了音書不寄來。頓忘了枕邊許多恩和愛，頓忘了素體相挨。頓忘了神前兩下千千拜，頓忘了表記香羅紅繡鞋。說將起傍人見了珠淚盈腮。」〔烏夜啼〕：「俺如今相離了三月如隔數載，要相逢甚日何年再。則我這瘦伶仃形體如柴，甚時節還徹了相思債。又不見青鳥書來，黃犬音乖。每日家病懨懨懶去傍妝臺，得團圓便把神羊賽。意廝〔搜〕〔投〕，心相愛，早成了鸞交鳳友，省的着蝶笑蜂猜。」〔尾聲〕：「把局兒牢鋪擺，情人終久再歸來，美滿夫妻百歲諧。」<sup>62</sup>尋《金瓶梅詞話》第四十三回：「於是四個唱的齊合着聲兒，唱這一套詞，就是從「繁花滿月開」，一直唱到「美滿夫妻百歲諧」的。

王文才編著《元曲紀事》《附錄》二《南詞舊曲》〔珍珠馬〕於南北詞的「既合套式，恰成續麻」，有所說明。<sup>63</sup>現在，我將他「略」去的，繙檢《盛世新聲》、《詞林逸響》諸書，一一填補起來，便成草珠一串，足足有一百二十句，七百九十二字，頗盡頂真續麻之能事，爲之嘆觀止矣。

〔珍珠馬〕：「簫聲喚起瑤台月，獨倚欄干情慘切，此恨與誰說。又那堪黃昏時節，花飛也，好似離人淚血。」〔新水令〕：「離人點點淚流血，倚欄干悶懷淒切。多情難割捨，無語事自傷嗟，暗想當年羅帕上曾把新詩寫。」〔步步嬌〕：「暗相當年，羅帕上把新詩曾寫，偷縮下鴛鴦結。他那心猿乖，意馬劣，都將他那軟玉嬌香，嫩枝柔葉。琴瑟正和諧，不覺的花影轉過梧桐月。」〔雁兒落〕：「不覺的梧桐月轉過些銀台上，昏慘慘燈將滅。怎禁他紗窗外鐵馬兒敲，這些時教我一團嬌香肌瘦怯。」〔沉醉東風〕：「一團嬌冰肌困歇，半含羞粉容輕貼。微笑對人悄說，休忘了今夜，海棠偷折。山盟海誓，不許片時暫歇。若有一個負心的，着他隨燈便滅。」〔得勝令〕：「呀，若有一個負心的教他隨燈兒便滅，磣可可山盟海誓對誰說。海神廟見放着勾魂帖，那神靈他明明的仔細寫，你休要心斜。非是我難割捨，你休要痴呆，殷勤將春心漏泄。」〔忒忒令〕：「他殷勤將春心露泄，我風流寸心終拙。因

62 《盛世新聲》已集、《雍熙樂府》卷九都不注撰人。

63 1985年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此上楚雲深鎖巫山缺，休得後期暫別。烟山截，湘江隔斷魚音雁帖。」〔沽美酒〕：「湘江斷魚緘雁帖，他一去了便信音絕。想着他負德辜恩心似鐵，眼見的花殘來月缺，自別來甚時節。」〔好姐姐〕：「自別逢時過節，冷淡了風花雪月。柰柔腸萬結，怎禁窗外鐵，無休歇，好一似環珮搖明月，又被西風錦帳揭。」〔川撥棹〕：「又被這西風將錦帳揭，倚幃屏情慘切。情慘切，這些時信斷音絕。眼中流血，心內刀切，淚痕千疊。因此上渭城人肌膚瘦怯。」〔桃紅菊〕：「渭城人肌膚瘦怯，楚天愁應難並疊。停隔了畫眉郎京尹，補填了東陽嶺滿缺。」〔北川撥棹〕<sup>64</sup>：「東陽令滿缺，一片事火也，心間事與誰說。好教我行眠立盹無明夜，今日個吹簾無伴彩雲賒，聞箏的月下一包血，畫眉的手吊者，竊玉的下斜，偷香的你宅，將好夢成吳越。」〔川撥棹〕：「成吳越，怎禁被人翻跌。平白的送暖偷寒，猛可里撇唇遞舌。水晶丸不住撇，點鋼鍬一味撇。」<sup>65</sup>〔梅花酒〕：「他將這點鋼鍬一迷里撇，呀，劈賢刀手中撇，打撈起塊丹楓葉。鴛鴦被半床歇，蝴蝶夢冷些些。被香囊後成血，楚館着火焚者。」〔錦衣香〕：「他將那楚館焚，秦樓拽，洛浦填，涇河截。梅家莊水鏡湯瓶打為磁屑，賈(冲)[充]宅守定粉牆缺，武陵溪間花兒釘了樁檝。楚襄王夢驚，漢相如趕番車車深鎖芙蓉缺。紫簫吹裂，碧桃花下鳳皇將翎毛生扯。」〔收江南〕：「呀，你敢在那碧桃花下將鳳毛扯。人生最苦是離別，山長水遠路途賒，何年是徹。響璫璫菱鏡碎，玉簪折。」〔漿水令〕：「響璫璫菱花碎跌，支楞爭餘絃斷絕，忔支支把同心帶扯，玊玊璫寶簪斷拆，採蓮人偏把並頭折。比目魚就池中冷水燒熟，連枝樹生砍拆，打撈起御水流葉。藍橋下番滾滾波浪捲雪，祇神廟焰騰騰火走金蛇。」〔尾聲〕：「饒的使盡機謀設，止不過負心的薄劣，夢兒裏見他分說。」

又案：《儂梅香》第一折：「你道信步出蘭庭，庭院俏人初靜，靜聽是彈琴的那生，生猜咱無情似有情，情知咱甚意來聽，聽沉罷過初更，更闌也休得消停，停待甚忙將那腳步兒行，行過梧桐樹兒邊金井，井闌邊把身軀兒掩映，映着我這影兒呵，好着我嫌煞月兒明。」《幽閨記》第八齣瑞蘭念白〔踏莎行〕：「瑞蘭，蘭蕙溫柔，柔香肌體，體如玉潤宮腰細，細眉淡掃遠山橫，橫波滴溜嬌還媚，媚臉凝脂，脂勻粉膩，膩酥香雪天氣美，美人妝罷更臨鸞，鸞釵斜堆雲髻。」

如上來所述，頂真續麻一格，自東坡創始以來，時無間古今，文無分雅俗，遂普遍出現於散曲、詞套、戲劇、小說之作。其影響如此之遠大，豈非以其字字行腔，聲聲悅耳，宛轉纏綿，纍纍如貫珠，啞啞如鶯囀之故耶！

64 王文才曰：「此調應從《廣正譜》改『七弟兄』。」

65 《金瓶梅》第三十四回入回詞，改寫者將《詞話》本之七律改為此詞。

## 吳歌

東坡《席上代人贈別三首》之三：「蓮子擘開須見臆，楸枰著盡更無期。破衫卻有重逢處，一飯何曾忘卻時。」西蜀趙次公注云：「此吳歌格，借字寓意也。古詩有云：『圍碁燒敗襖，看子故依然。』乃此格也。蓮子曰葍，葍中么荷曰薏。『須見臆』，以葍之薏言之。楸枰，碁盤也。……『更無期』，以碁言之。『重逢處』，以縫綻之縫隱之也。『忘卻時』，以匙匕之匙隱之也。」<sup>66</sup>清宋犖序刊《施註蘇詩》卷六顧嗣立等刪補曰：「案《古樂府·子夜歌》云：『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又：『明燈照空局，悠然未有期。』又：『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讀曲歌》云：『芙蓉腹裏萎，蓮子從心起。』又：『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此詩全祖其意，王註未盡。」今案：趙彥材所謂吳歌格，實上承竹枝，下啓山歌，而又謂之湖州歌之民間俗唱也。《東坡題跋》二《書鷄鳴歌》：

余來黃州，聞黃人二三月皆羣聚謳歌，其詞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往返高下，如鷄鳴唱爾，與廟堂中所聞雞人傳漏聲微有相似，但極鄙野耳。《漢官儀》：「宮中不蓄鷄，汝南出長鳴鷄，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鷄鳴。」又應劭曰：「今《鷄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始、鮑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鷄鳴歌》是也。」顏師古不考本末，妄破此說。余今所聞，豈亦《鷄鳴》之遺聲乎？土人謂之山歌云。<sup>67</sup>

山歌又謂之吳歌，《嘉泰吳興志》卷十八《事物雜志》曰：

吳歌。唐劉禹錫《竹枝歌》云：「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也有情。」苕溪漁隱曰：「余嘗舟行苕溪，夜聞人唱吳歌。<sup>68</sup>歌中有此後兩句，餘雜以俚語。」<sup>69</sup>今舟人樵子往往能歌，俗謂之山歌，即吳歌也。

明宋新《吳歌記》：

吳歌自古絕唱。乙未孟夏，返道姑胥。蒼頭七八輩皆善吳歌，因以酒誘之，迭歌五六百首。其叙事陳情，寓言布景，摘天地之短長，測風雲之淺深，狀鳥奮而議魚

66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二十。

67 又見《仇池筆記》卷下。

68 陸游常常提及吳歌。《劍南詩稿》卷十一《采蓮》曰：「回首家山又千里，不堪醉裡聽吳歌。」又卷十三《舟中曉賦》曰：「小艇下滄浪，吳歌特地長。」又《秋日郊居》曰：「魚鹹滿缶酒新篘，處處吳歌起壩頭。」又卷七十二《吳歌》曰：「坐人能聽否，試爲君吳歌。」

69 見《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二。

潛，惜草明而喬花吐，夢寐不能議幻，鬼神無所伸靈，皆文人騷士嚙指斷鬚而不得者，乃女紅田峻以無心得之於口吻之間。豈非天地之元聲，匹夫匹婦所能者乎！70

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五：

吳歌惟蘇州為佳，杭人近有作者，往往得詩人之體，如云：「月子彎彎照幾州，幾人歡樂幾人愁？幾人高樓行好酒？幾人飄蓬在外頭？」此賦體也。而瞿宗吉往嘉興，聽故妓歌之，遂翻以為詞云：「簾捲水西樓，一曲新腔唱打油。宿雨眠雲年少夢，休謳，且盡生前酒一甌。明日又登舟，卻指今朝是舊遊。同是他鄉淪落客，休愁，月子彎彎照九州。」71……如云：「高山頂上鵝鵝啼，聞說親爺娶晚妻。爺娶晚妻猶自可，前娘兒子好孤淒。」72此興體也。

清褚人穫《堅瓠乙集》卷三《山歌》：

《水東日記》：「吳人耕作或舟行之勞，多謳歌以自遣，各唱山歌，頗合宮徵，兼可警勸。如：『月子灣灣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多少漂零在外頭。』與唐裴交泰《長門怨》：『一種峨眉明月下，南宮歌吹北宮愁。』章孝標詩：『長安一夜千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合轍。又：『南山頭上鵝鵝啼，見說親爺娶晚妻。爺娶晚妻猶自可，前娘兒女好孤淒。』」

清施山《蘆露齋雜記》三：

歙《黃虛船詩集》自注：「俗傳一詞云：『鵝鵝山下鵝鵝啼，可奈爺爺娶晚妻。爺娶晚妻猶自可，前娘兒子太孤淒。』音韻淒硬，使吳娘歌於山塘舟上，聲可裂笛，較《月子彎彎》尤為動人。」

上來所舉俗詞，與《水滸全傳》第六回，飛天夜叉丘小乙所唱嘲歌「你在東時我在西，你無男子我無妻。我無妻時猶閑可，你無夫時好孤淒。」初無二致。這裏，由「鵝鵝啼」到「月子彎彎」，很好地說明了湖州歌即吳歌，吳歌即山歌也。《京本通俗小說·馮玉梅團圓》載一隻吳歌：「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婿同羅帳？幾個飄零在外頭？」這首吳歌，楊萬里曾經把他隱括而為竹枝詞。他的《竹枝歌並序》寫道：

晚發丹陽館下，五更至丹陽縣。舟人與牽夫終夕有聲，蓋吟謳獻謔，以相其勞者。

70 《淵鑑類函·樂部·歌》五。

71 又見《堅瓠庚集》卷二《山歌翻詞》。

72 又見《堅瓠癸集》卷三《山歌第一》。

其辭亦略可辯，有云：「張哥哥，李哥哥，大家著力一齊拖。」又云：「一休休，二休休，月子彎彎照幾州。」其聲凄婉，一唱衆和，因櫟括爲竹枝云：「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愁煞人來關月事，得休休處且休休。」<sup>73</sup>

明袁華又因此而作《湖州竹枝詞》，其首即云：「月子灣灣照船頭。」<sup>74</sup>此又竹枝詞即山歌，山歌即吳歌，吳歌即湖州歌之佐證也。宋袁說友《東塘集》卷一《江舟捧夫有唱湖州歌者，殊動家山之想，賦吳歌行》：

我家苕霅邊，更了聞夜船。夜船聲欸乃，腸斷愁不眠。一聲三四咽，掩抑含凄切。宛轉斷復連，盡是傷離別。兩月江頭程，杳不聞此聲。身游荆渚路，夢到湖州城。但聞空山女兒呼，不見前溪漁夫鳴。今朝捧舟上，忽作吳歌唱。初聲與後聲，一一渾悲愴。問汝何所得，昔棹吳中航。吟得溪女曲，動君思故鄉。我方西上夜，夜夜家山側。聲聲勸早歸，霽水年年碧。

然則湖州歌乃宋時吳歌也。宋末汪元量《水雲集》有《湖州歌》九十八首，皆紀阜亭趣降，自杭北徙之事，以竹枝寄亡國喪家之哀思，讀之令人悵歎。又案上來所引《水滸》第六回之嘲歌，實即山歌。其第四回那個挑酒擔子唱的：「九里山前作戰場，牧童拾得舊刀鎗，順風吹動烏江水，好像虞姬別霸王。」這隻歌，《白雪遺音》卷二〔馬頭調〕《醉打山門》即謂之山歌。至於《水滸》第十六回挑酒漢子所唱的「赤日炎炎似火燒」一隻歌，第十九回阮氏兄弟所唱的兩隻嘲歌，第三十七回潯陽江上梢公唱的湖州歌，第六十一回阮氏三雄所唱之三隻山歌，山歌在《水滸》中數見不鮮，足見這種藝術形式是爲看官所喜聞樂見的了。山歌不僅見於小說，即戲曲亦常用之，今姑舉《荆釵記》爲例。《荆釵記》第二十五齣，丑唱山歌：「我做稍公，做稍公，起樁開船便撥蓬。蓬送風，風送蓬，一連扯起兩三蓬。」第二十六齣，有山歌：「夜行船裏撈救一枝花，五更轉說天淨紗。脫衣衫跳下江水兒，一隻紅繡鞋失落在浣溪沙。」這首山歌句句嵌入曲牌名，亦一格也。《酌中志》載明司禮監經廠內庫所藏有《山歌》一本。墨憨齋主人有《童痴二弄·山歌》十卷，主人題叙云：「書契以來，代有歌謠。太史所陳，並稱《風》、《雅》，尙矣。自楚騷、唐律，爭妍競暢，而民間性情之響，遂不得列於詩壇，於是別之曰山歌，言田夫野豎之所爲，薦紳學士家不道也。」此說似是而實非。東坡《席上代人贈別》詩採用六朝以來民歌的諧聲隱語，即二意雙關語，宋時西蜀之趙次公即已明白指出「此吳歌格也」。且有明之開國元勳劉基有《吳歌》五首，<sup>75</sup>今錄其第一首：「儂做春花正少年，郎做白日在青天。白日在天光在地，爲花誰不願郎憐。」則明白

73 《誠齋詩集·朝天續集》，卷三十。

74 《耕學齋詩集》，卷二。

75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十古樂府。

吳歌矣。正德間，鄺璠撰《便民圖覽》卷一《題農務女紅之圖》：「因更易數繫以吳歌〔指竹枝詞〕」云云，其詩有曰：「山歌唱起齊聲和。」則明謂吳歌即山歌，山歌即竹枝詞矣。而馮夢龍乃信口雌黃，初不知山歌之來龍去脈，可謂數典忘祖也。

## 小說

《東坡題跋》卷一《記王彭論曹劉之澤》：「王彭嘗云：『塗巷小兒薄劣，為其家所厭苦，輒與數錢，令聚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玄德敗，則嘔噎有涕者；聞曹操敗，則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sup>76</sup>「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此語用《孟子·離婁》「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又進一步推言之，以見小說影響之大也。東坡聞而記之，有以見東坡對小說之態度也。尋《水滸全傳》第九十回載燕青、李逵在東京桑家瓦子勾欄內，聽說《三國志平話》關雲長刮骨療毒事，<sup>77</sup>今見元至治新刊《三國志平話》卷下，<sup>78</sup>內容基本相同，則《三國志平話》在宋元時已廣泛流傳可知矣。《東坡樂府》卷一《減字木蘭花》序：「秘閣《古笑府》云：『晉元帝生子，宴百官，賜束帛，殷羨謝曰：「臣等無功受賞。」帝曰：「此事豈容卿有功乎？」』同舍每以為笑。」<sup>79</sup>《笑林》，魏邯鄲淳撰，《隋書·經籍志》收入小說家，兩《唐志》同。其記晉元帝事，則其人已入晉也。此事又見《世說新語·排調》篇。東坡不用《世說》而用《笑林》，又有以見東坡對於小說之態度也。明朱子詹《灼薪劇談》卷下云：

晚宋人詩最多者莫如陸放翁。或謂翁有日課，蓋機圓律熟，動合宮商。一日，翁至田家，適有村優唱傳奇者過門。客戲請翁賦之，談笑即成，云：「斜陽古道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人說蔡中郎。」雖嬉笑之語，亦自有味。劉潛夫二絕亦佳：「說罷相如說伯喈，優場常是夜深開。牧童歸□添箋注，卻□□□□□□□□。」<sup>80</sup>然東坡嘗云：「□□□三國時事，兒童聞劉備敗則嘔噎，曹操敗□□□。」劉詩後句或本此。<sup>81</sup>

由是可見，東坡、放翁、潛夫三家對於小說是足夠重視的。余曾到景陽岡參觀武松廟，問村中人廟起於何時。告以先有《水滸傳》，後有景陽岡。余遂隱括其語，撰聯語一副云：「俗語流為丹青，人心自有皂白。」以應《水滸》紀念館之囑，亦猶此意也。《東坡題跋》卷三

76 又見《東坡志林》，卷一。

77 一百二十回本為一百十回。

78 日本內閣文庫藏，今有大正十五年丙寅(1926)影印本。

79 《彊村叢書》本。

80 以上有脫誤。劉炎字潛夫，朱熹門人，其集亦未見。

81 寒齋藏明正德癸酉刻本係復印本。

《書鬼仙詩》：「又記《太平廣記》中，有人為鬼物所引入墟墓，皆華屋洞戶，忽為劫墓者所驚出，遂失所見，但云：『芫花半落，松風晚清。』吾每愛此兩句，故附之書末。」<sup>82</sup>《太平廣記》一書，包括神仙、女仙、神、鬼等九十一大類，其用於宋元書會中人，可謂沾丐無窮。羅輝《醉翁談錄·小說開闢》寫道：「夫小說者，雖為末學，尤務多聞。非庸常淺識之流，有博覽該通之理。幼習《太平廣記》，長攻歷代史書。烟粉奇傳，素蘊胸次之間；風月須知，只在唇吻之上。」東坡之記《太平廣記》，此又東坡好小說之一證也。東坡不僅記《太平廣記》之鬼詩，又於《東坡題跋》卷三《記鬼詩》云：「夜會說鬼，參寥學此，聊為記之。」趙德麟《侯鯖錄》卷二：「東坡嘗言鬼詩有佳者」，為舉「流水涓涓芹吐芽」等三首。同卷又載東坡又錄鬼詩「江上檣竿一百尺」等六首。東坡嘗言「吾非畏鬼之人」，<sup>83</sup>他之夜會說鬼，數記鬼詩，蓋「以鬼自晦者也」。<sup>84</sup>盛於斯《休菴春暮功課》：「午餘則昏賊內攻，睡魔外寇。耳目手足，心膽魂魄，不為我用。乃出《西遊》、《水滸》以敵之障之。長蘇強人說鬼，先獲我意。」<sup>85</sup>蒲松齡《聊齋自志》曰：「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聊齋詩餘手稿·沁園春》：「學坡仙拔悶，妄談故鬼；清公上座，杜撰新禪。」自蒲松齡出，而說鬼遂為小說之支裔流派。《東坡題跋》卷四《戲書赫蹏紙》云：「此紙可以鑊錢祭鬼，東坡試筆偶書其上，後五百年當成百金之直，物固有遇不遇也。」祭鬼、說鬼、錄鬼詩，宜若相類，東坡遂信筆書之，孰知後五百年竟有假黃州之名以行之《聊齋》也。宋孫宗鑑《東臯雜錄》云：

東坡元豐間繫獄，元祐初起知登州。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召還。道遇當時獄吏，甚有媿色。東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為冥官所迫，議法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贖。』冥官曰：『何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吏驗不誣，遂免。良久，牽一牛至，吏曰：『此觸殺人，亦當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亦活數人矣。』亦得免。久之，獄吏引一人至，曰：『此人殺人，今當還命。』其人倉黃妄言亦有黃。冥官大怒，詰之曰：『蛇黃、牛黃皆入藥，天下所共知。汝為人，何黃之有？』其人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慚惶。』」

此則東坡自造之小話也。《侯鯖錄》卷八：

東坡云：「予飲少輒醉卧，則鼻鼾如雷，傍舍為厭，而已不知也。一日，因醉卧，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告云：『廣利王來請端明。』予被褐草履黃冠而去，亦不知身

82 又見《侯鯖集》卷二。

83 李鷹《濟南先生師友談記》一卷，《百川學海》本。

84 清劉玉書《常談》，卷一。

85 《休菴集》，卷下，順治五年序刊本。



步在水中，但聞風雷聲暴如觸石，意亦知在深水處。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晶宮殿相照耀也。其下則有驪日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炫目不可仰視；而琥珀珊瑚，又不知多少也。廣利少間，佩冠劍而出，從以二青衣。予對以海上逐客，重煩邀命。廣利且歡且笑。頃南溟夫人亦造焉，東華真人亦造焉。自知不在人世。少間，出素鮫綃丈餘，命予題詩，予乃賦之曰：『天地雖虛廓，淮海為最大。聖王時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為異號，恍忽聚百怪。三氣變流光，萬里風雨快。靈旗搖紅纛，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無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遞看咸稱妙。獨廣利傍一冠簪，<sup>86</sup>水族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sup>87</sup>王大怒。予退而歎曰：『到處被相公廝壞。』<sup>88</sup>

此亦東坡自造之小話，與王世貞所次蘇軾語而成之《調謔編》中的《驚斯錫》：「東坡與溫公論事，公之論，坡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論，故驚斯錫。』溫公不解其意，曰：『驚安能斯錫？』坡曰：『是之謂驚斯錫。』」<sup>89</sup>兩者同一機括，蓋東坡自造此小話，以影射司馬光也。

由於東坡愛好小說，自己亦編造小說，後來遂有不少關於以東坡為主人翁之小話。黃震《黃氏日鈔》卷四十六《讀史記》寫道：「我朝東坡蘇公，一世人豪，惟其善於笑談，喜納浮屠，故至今謔浪俚談，類必託之東坡、佛印，且曰東坡之見辱於佛印者如此。而本無其實也。」則宋時已有之矣。其最令人不能容忍者，則莫如晚出之《東坡詩話》。寒齋插架有傳鈔本《東坡詩話》二卷，無慮就流俗相傳之「兄妹相嘲」、「三難新郎」、「佛印燒豬待子瞻」……等故事撮合而為之，既不類於評詩之作，亦不同於說書之本，似驢非驢，不倫不類，若此無知妄作，是固未嘗知東坡為「非儒非仙非世出」<sup>90</sup>之人也。比之狗尾續貂尾，瓜皮搭李皮，夫復何譏焉。

## 結語

蘇東坡對於小說戲曲的影響，至為巨大，約略言之有四：

一為隱括，即就前人舊作，從事再創作。這種形式後來詞曲多用之，而創始者則為蘇東坡。

86 「簪」別本作「簪」，下有「者」字。

87 《通典·禮·山川》：「天寶十載，以南海為廣利王。」尋《太公·金匱》：「南海之神曰祝融。」（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文》卷七）廣利王為祝融之封號，故鼈相公以為「祝融字犯王諱」也。

88 《知不足齋叢書》本校云：「案此則，諸本脫前十一行，今從寫本補。」

89 見器所編錄《歷代笑話集》第七十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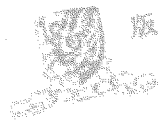
90 晁補之《鷄肋集》卷三十三《東坡先生真贊》：「非儒非仙非世出。」

二為頂真，東坡《夜泛西湖五絕》這一組詩，係用第二首首句頂第一首末句，第三首首句頂第二首末句。如此首尾相銜，蟬聯下去，實為創格，後來的小說、戲曲多承襲這種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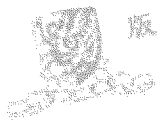
三是他在作品中，採用山歌這種民間文藝形式，為廣大讀者所喜聞樂見，而後來的小說戲曲受其影響，廣泛地採用山歌、吳歌、湖州歌，更是層出不窮了。

四是東坡留心古話，更喜人談鬼，遂開後來《聊齋》說鬼之先河，此則蒲松齡直言不諱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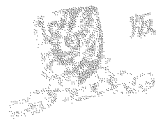
凡此四端，要當為治小說史者所當重新考慮者也。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The Influence of Su Tung-p'o on Fiction and Drama

(A Summary)

Wang Liqi

Su Tung-p'o exercised great influence on fiction and drama. The influence is fourfold.

(1) He is the first to rewrite the works of others. It is under his influence that rewriting became popular in fiction and drama.

(2) In his set of poems "Yeh-fan Hsi-hu wu-chüeh", Su Tung-p'o repeated the last line of the first poem as the first line of the second poem, and the last line of the second poem as the first line of the third poem. This rhetorical practice is subsequently imitated by authors of fiction and drama.

(3) In Su Tung-p'o's works *shan ke* which is a kind of folk song beloved by the people are to be found. Under his influence, *shan ke*, *Wu ke* and *Wu-chou ke* were used extensively in fiction and drama.

(4) Su Tung-p'o, being fond of old tales, was also a lover of ghost stories. He must be counted as the forerunner of P'u Sung-ling's *Liao-chai*. This is a point even P'u Sung-ling himself accepted without reservation.